

梅貽琦傳稿(四)

(本文插圖刊第42頁)

●趙賡颺(前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兼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教授)

清華學園慘遭浩劫

西南聯大於抗日戰爭勝利之後，決定復留昆明一年，目的即在三校皆須先事接收淪陷後殘破之故園，修繕整理，準備師生歸來之一切。三校之中，北大原在偽組織之下仍續開課，受害者在日人皇民化之教育精神。南開曾被炮火摧殘，殘留甚少。惟有清華，慘被日軍佔領八年，所有設備家具，毀損百分之九十以上，復員之準備極為艱難。茲追述損失之概略：

七七事變之日，盧溝橋之槍炮聲，已震撼清華，北平西郊亦出現敵踪。梅貽琦校長雖預有安排，組有校產保管委員會，但政府軍撤出平津之後，日軍不斷派人入園搜索查詢，目標以「抗日分子」為主，但隨時有日軍出入劫掠物品。至七月廿九日日本憲兵正式作全校搜檢，將學生自治會及葛邦福教授(白俄籍)住宅查封；嗣後不斷有日軍偷竊器物書刊。司保管之教職員工警不能阻止。十月十三日大批日軍正式佔領學校，對圖書設備予取予求，並禁止保管員工搬遷器物，校產已全部易主。廿七年一月二十日，日軍復趕出校內

全部員工，清華園已無吾人足跡。自此日軍先後駐紮三批於清華，多時達一萬餘名。敵軍以圖書館作為傷兵醫院，書刊出納部分為會計室，閱覽室分別為手術室、食堂及病房，貴重圖籍被劫掠一空，書庫之玻璃地板與鋼鐵書架被拆卸運走。生物學館之東半，淪為馬廄，後進課堂作酒吧間。工學院全部機器運往南口修理廠，新南院教授住宅改作聚(俱)樂部及妓館。新體育館亦作馬廄，原體育館曾作食物儲藏室，體育館及圖書館之貴重橡木地板，全被拆毀無遺。筆者三十八年在臺灣省教育廳時，接收中央搜尋日軍劫去歸還之圖書數萬冊，經就近撥交臺灣師範學院及臺北工專，其中發現一部史記，內有劉師文典紅筆眉批，但塗去校名及圖書館編號，諒係知書識字之日軍隨手偷去者。

民國三十四年九月，政府令清華復員，十月梅校長派陳福田先生由滇飛平，與張子高先生會同教育部特派員接收清華園，始知全校設備建築損毀殆盡，殘破情形，慘不忍睹。十一月梅校長偕陳岱孫先生等，由昆明飛返北平，視察校園，發現科學、生物、化學、土木、水力、電機等館

，外觀依舊，而內部已空無一物。

梅校長傷痛之餘，尋訪舊日員工，分別清查造冊，十二月組織接收委員會，請陳院長岱孫主持。因西南聯大十二月初發生風潮，梅校長又飛滇處理。

其時剿共戰爭軍情緊急，三十五年一月聯勤總部第五軍區司令部接收日軍病院，又借清華園為第三十八兵站醫院，收容無數傷患官兵，不僅學校接收無法進行，且全校再遭浩劫。緣中共軍隊佔領東北後，以數十萬人分由東北、察、綏進襲長城沿線，戰況日益激烈，傷兵源源湧至，兵站應付維艱，清華園秩序大亂；甫行集購之家具幾全損失，大禮堂帷幕(為吸收回聲而掛滿四週牆壁與樓上欄杆者)被撕毀扯下，暖氣設備拆毀殆盡，水管全部凍裂，地下室爐房積水七八尺。軍區原議借用三個月，乃半年後始自國軍收回。但修理補充，困難萬狀，而所需經費，較起初預估者增加數倍，數度向中央請款，消耗人力精神，更無法數計。

民國三十五年五月，梅校長結束聯大校務後，飛返滿目瘡痍之清華園，親率員工，作緊急修

繕，再四向中央請款，以便趕工準備復課。

清華園自清末以來，經卅年之逐漸建設，若干器材設備，非國內所具備，況戰後物資奇缺，修繕整理，完全難以進行，談何恢復舊觀？如圖書館之鋼鐵書架，無法配全；體育館之嵌木地板，無力重建，暫用洋灰；原供全校學生之浴室更衣櫃，散失大半，無法配齊；學生宿舍亦不及立時興建，只得全部改用雙層木床，如第一二院原二三人一間之宿舍，竟擠至十至二十人一間。各館家具只能因陋就簡，臨時添製些許，課桌皆用粗縫木料之扶手椅或長凳，且時感不敷，難應隨時增加學生之需要。

聯大結束時，決定學生各依其志願，分發清華、北大或南開，民國三十五年秋季，自昆明北歸之清華學生，報到者九百餘人；教部分發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學生三百七十餘人，招考錄取一年級新生、研究生及轉學生九百餘人，連先修班二百餘人，共二千三百餘人；教師三百八十人，職員一百六十人，工警一百八十餘名。民國廿六年清華學生僅七百餘人，如前所述，復員後驟增三倍以上，其由擁擠而窘困，自難避免。

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日，清華正式在故園開學，十一月五日開始上課。據悉，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間，學生總數達三千人，研究生甚少。

修殘補闕煞費苦心

梅貽琦先生早於民國十五年接任教務長時，發表「大學之理想」專文，民國卅四年十月，在昆明擬訂「本校復員後院系充實計畫草案」，十

一月又發表「戰後中國的大學教育與留學政策」長篇談話，復員後當然極願逐步實現。

抗戰前，清華共有四學院十六學系、十個研究所，聯大時期設文學、理學、法商、工學、師範五學院；文學院將哲學與心理系合併，將社會學系改列法商學院；工學院增設航空學系，電機系加專修科；另有師範學院（內七系一專修科）。復員後文學院在五系中之社會人類學系改為兩系，社會系改列法學院，文學院增人類學系（語言人類學）仍為五系。理學院心理系聯大時改併入哲學系列文學院，復員後仍獨立列理學院，聯大之地理、地質、氣象系改分地學、氣象兩系，共七學系。工學院增航空工程、化學工程及建築工程系，共六系。新增農學院，設農藝、植物病理、昆蟲、農業化學等四系。以上五院廿六學系。

研究院由抗戰前之十研究所，聯大時增特種研究所五所（原設長沙、南昌二所移昆明，實增三所）；復員後增設心理、地學、社會三研究所，而停辦化學研究所，計十二所。復員後清華研究院共廿三所：較原設十三所，再增設氣象、土木工程、機械工程、電機工程、航空工程（戰前在南昌）、化工、建築、植物病理、植物生理、昆蟲等研究所。工學院六所皆未招研究生。農學院的基礎，遠在民國二十三年設立的農學研究所（未招生，只作專題研究），分植物病理與昆蟲學兩組，歷年均有工作報告刊布；南遷長沙後，研究繼續進行，且增植物生理組，於艱苦條件下調查研究，陸續向海外學術雜誌發表論文，廿八

年起招研究生。

清華園原址，面積一六〇英畝，合九百六十畝；抗戰前迭有增加，達一千二百畝有奇（圓明園故址土地五千餘畝未計入）。復員後，校園擴大：①為增農學院，政府將頤和園東原日偽「土木工程專校」校舍及附近部分土地，撥與清華。②增購新南院旁土地，增建教職員宿舍四十棟（勝因院及普吉院）。③在校園以東，購土地一百十二畝，供工學院增建實驗館舍之用。至三十七年，校址合計一千六百餘畝，折合一百萬公尺；建築面積為一〇四·九三五平方公尺，超過總面積十分之一。

復員後，梅先生認為國家強盛有望，建國需材，是天與良機得逐漸展布其教育理想，雖修殘補闕，煞費神思，仍待政府支持，同仁合作，先作擴增院系規模，盡力多方延攬學人充實師資陣容。

院系既已擴增，教職員工自須比例加額。復員初期計有教師（教授、副教授、專任講師、教員、助教）三八〇人，職員一六〇人，技工三〇名、工警一八〇名。梅校長早經訂有擬聘教授名單，復員後分別函電邀約，但大局混沌，應者寥寥（蔣頌傑先生即應邀而未就者之一），最多時亦僅不過四百人。至於職員，梅先生一向主張人簡工精，至三十七年仍未增加。技工與工警名額，三十七年教育部統籌分配，員工一共三百人，技工僅准一人（須裁遣廿九人）。於學生增加三倍，校園擴大，院系所皆增加三分之一，而技工工役皆減，致各院館室乏人管理，影響教學與

實驗研究甚巨。三十六年筆者以教育部督學，奉准由京飛平；梅校長曾囑與部中主管單位交涉（告知有某校增加編制數百人者），嗣由校專文請求教育部公布各校員額人數，朱家驊部長始以清華遠處郊外爲理由，特准增加四百人，以資維持。其實復員不久，戰爭與滲透鬥爭遍地暴發，交通經濟嚴重失常，物價飛漲，幣制混亂，教授待遇不斷增加而生活則日益艱苦，難怪學風蠱亂，大局混沌，使梅校長開展理想之好夢成空。

圖書儀器再遭損失

抗戰前清華圖書館藏書，約共八十餘萬冊（內有分存各學系圖書室或院長辦公室者），七七事變前已有部分善本，稀有之貴重圖籍裝箱運出，聯大時期專賴此供師生閱覽，前已述及；復員時園內圖書館面目全非，藏書盡罄，經梅校長及接收、保管委員發動員工，並聯絡當地機關團體，陸續搜尋追查（亦有自舊書肆、書攤價購者），收回中日文書刊十三萬五千餘冊，西文書三千餘本，期刊合訂本二萬有餘（惜多殘缺不全）。另自昆明運回三百餘箱，聯大運至北平圖書，經三校圖書管理人員協商分配，清華得三十四箱及散本二百餘冊。此外，由平津區日僑圖書處理委員會接收之中日文圖書，中文二、一六六種一萬二千冊，日文書三五八種，四四八冊。連年搜集，至三十七年夏，共入藏中日文書籍一七一、九九九冊，西文書五六、九八九冊，中文期刊五三四種，西文者八一七種，報紙二十八種及合訂報章，期刊合訂本約三萬二千本左右。距抗戰前之總藏

量不逮四分之一，此種損失，使以往教職員若干年精挑細選，上窮碧落下黃泉所收集，又經編目精裝，師生閱覽評註之寶貴財產，無法彌補，遺憾無窮。

報載中共在大陸多次政變，每次皆毀棄若干書刊，尤以「文化大革命」運動之十年間，消滅書刊以千萬種冊計，甚至私人所藏傳世之典籍，亦十毀八九。梅先生常剪存此種資料與數量，每一翻閱或談及，痛憾無已。

覆巢之下無完卵，清華之厄災，亦與國運相同。惟於殘破艱困之中，修補維持之外，能從事擴展，教職員堅苦忠勤之功不可沒，而多年掌舵之校長，實有超越常人之志趣與魄力。

平津學潮涵湧澎湃

民國三十七年，共軍漸佔據全國若干地區之「面」與交通幹「線」，驅廣大鄉村之無辜民衆逃難而集中較大城市，造成無數災區。政府軍受美國外交偏頗惡意之壓抑，必須在美方代表監視下與共軍和談，不僅降低士氣，且影響人民對前途之信心，於八年艱苦抗戰之後，人心厭戰而日趨現實，甚至向居中堅地位之知識分子，竟或滿口牢騷，或則爭取暴利；淪陷區民衆對接收人員不滿，公教人員復因陷於孤立而漸失同胞之尊重，交通經濟既難正常，全國人皆淪入生活困苦之中。

中共原無甚大之實力，但利用蘇俄之支援，先佔東北，藉僞軍與軍火坐大，策動流氓與難民，滲透各地各業各階層，製造謠言與糾紛，對外

先反美，對內倡「反飢餓」、「反內戰」，共黨「學運」倡其始，形成全國鼎沸之局。當時教育界受影響最烈，而清華教授張奚若、吳晗，繼開一多而影響輿論，北方學生罷課遊行無虛日。

梅校長與資深教授對學生講演或談話，遇機即懇切勸導，冷靜明辨是非，努力治學，遵守秩序，停止罷課遊行。初有相當效力，嗣後外力強勁（中共之「學運」手段極其刁頑），生活困苦（經常吃窩窩頭），美國坐視中共擴張而停止對政府軍援，社會皇皇，輿論淆亂，正面言詞，漸不易被亂世青年所接受。中共從而加強策動「學運」及新聞界，擴大煽動範圍，漸呈社會騷動與青年暴亂之局勢。梅校長聯合平津大專院校當局及明達學者，迭次發表聲明，盡力疏導學生風潮，同時日謀解救師生衣食之難題，朝夕奔走焦思，漸乃認定平時辦學之理想，蔣廷黻、馮友蘭先生「大大學」之主張，至此皆成爲絕無可能之幻想。筆者時在北平，親聞梅先生之慨歎者屢矣。

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，察哈爾陷落，華北剿共部隊集中平津，局勢已瀕危殆。梅校長迭與教授會、評議會要員籌商，曾有人建議再遷校於江南或昆明，但以事實所限，毫無可能；惟爲防萬一，在北平城內設一保管小組，將學校重要帳冊文件移存保管。吳晗教授曾自石家莊張家口函電梅校長勸降，梅先生當不予考慮。惟正在氣氛緊張，羣情惶惑時期，張家口中共電臺，忽發出廣播詞，略謂「北平各大學，惟有清華梅校長可以留任，請勿擅離」云云。梅校長聞此，認爲一向未曾左傾，今日聞此類似誣蔑之詞，對政府

對同仁，殊有無法表白之苦。恰巧其軍方親戚，有携眷南飛之便，梅夫人及長三兩女公子（祖彬、祖杉）與兩外孫，倉皇離平赴滬轉香港。次女公子祖彤，適在北平市內住院產一女，四女公子祖芬，方在清華二年級讀書。

十二月初北平告急，梅校長每日入城，與北平各院校及軍政機關聯繫，共向中央請示，並商就地應付方策。

十二月十日，共軍發炮轟北平市，中南海落有炮彈，社會與各大學動亂自多，清華決定十三日停課。翌日，梅校長召校長室秘書沈剛如至住所，面交一包股票與契紙，乃天津盧木齋後人出資，與清華合辦數學研究所基金；又梅校長所保管之金圓一枚與金條一根。下午即入城開會。晚間在市內接電話，得悉中共軍已佔領北平西郊各地，清華園已落其包圍圈中，師生出入已受限制，西山通西直門之大路亦遭封閉。十五日大批共軍正式宣告圍城，學校即此淪陷。

搭乘專機飛京策劃

梅校長不能返校，以電話通知，請校務會議代理校務，馮友蘭先生為主席，暫主持校內事務，設法維護校產及師生安全。梅校長從此與任教十三年，長校十七載之清華隔絕，多年魂夢牽縈，終身未得再返。

筆者時住騎河樓清華同學會，十五、六日先後遇清華教授劉崇鉉、葛邦福先生及同學多人，皆問道落荒繞路由德勝門入城，略知校園消息，晚間謁梅校長於其次女公子宅得悉：①馮友蘭先

生十五日下午宣布：a代理校務，b開班講授唯物論辯證法。②青年部與教育部除派專機迎接北大胡校長南飛外，將續派專機接運北平各大學教授。③北平各院校已組成接洽專機之小組五人，梅先生召集，師大袁校長敦禮及北大鄭秘書長天挺在內。④梅校長已不能回校，急於向中央洽商善後，將乘第一架教授專機飛南京；原囑筆者同行，若來不及，即囑筆者以教育部督學身分，參加小組，並電話通知鄭天挺先生，俾直接聯絡。

因郊外飛機場已陷落，第一架專機暫由東長安街越哈德門起飛。原定十二月廿日起飛，因天候不良，延至廿一日下午一時啓行。筆者及少數送行人士，目覩梅校長只帶手提打字機一架別無長物，神情悽愴，默然登機。飛機越過城牆時，只見機身僅高過五六尺許，大家驚歎不已。

事後梅先生寫信告夫人：「起飛空場不大，跑道不長，我們的飛機是第一次載重起飛，C47祇載十四人，連行李不過半量，起飛的幾秒鐘實在耽心。聽說駕駛員是空軍選的好手，所以很順利的起飛了。五點到南京。在我們之後第二架就有些費事，但亦平安到達了。現住在赤壁街三號招待所，與胡先生同住，消息較靈通。不過來客太多，往往終日不能做事。」

梅、胡兩校長心繫平津教授，建議教育部組織「南來教授接待委員會」，梅先生擔任主委，以電話電報通知平津各大學院校教授，儘可能南行。梅先生說：「平津各校園生南來者人雖不多，亦有事須照料，所以成立一聯合辦事處，吾為主任，北洋大學張校長含英為副主任，有問題時

再與胡校長等共同商量。在此人員均自一月起在南京發薪，所以清華的薪津即從一月起，不必向北大借領。」

不忍作官拒長教部

其時北方大部陷落，共軍逼近長江，十一月起徐州會戰開始，行政院翁院長文灝辭職，孫科組閣（朱家驊部長升副院長），力邀梅先生出任教育部長，原青年部陳部長雪屏任政務次長。梅先生正痛心於遺落清華，並無法多運北方教授南來（專機只飛三次，第四次未能降落北平），翹首北望，無限焦思，聲言「何忍作官？」雖經李副總統宗仁促駕，蔣介石總統召見勸說，皆謙辭函謝。徐州會戰失利，李宗仁副總統與程潛等忽萌異志，主持與中共和談，共黨乃提八項類似招降之苛刻條件，迫蔣總統下野，大局緊迫，政院改組令急於發表，教育部長仍列梅先生名，在未到職前，部務由陳雪屏次長代理。

當時清華尚有若干事務，必須與教育部接洽，部中自次長以下人員，無不對梅先生敬禮有加，而每次梅先生到部，絕不入部長室，並說明仍以校長身分洽公。例如①清華教職員薪俸，先由北大借墊，須教育部同意，經胡適校長電告鄭秘書長照辦；②清華早經自海外訂購之圖書儀器，多陸續裝船運來或郵運在途者，須通知發貨者轉口在上海交貨，或請郵局轉京滬，請有關機構合作；③在美存放之部分清華基金（國內原存數目較大，但經戰時法幣多次跌價，已所餘無幾）利息之處理，須另訂辦法；④原已定案之清華休假期

國進修教師，仍須校長簽字，通知在美承辦人員。以上胥須校長在南京透過教育部辦理。惟教育部對部長以校長身分之呈文，回件時則由梅部長簽署（加「政務次長代理」字樣）令知梅校長，承辦員司均認為破格，接洽時難免尷尬，梅校長亦以為滑稽。

淪陷地區來京之教育界人士（不只教授），除在京支薪外，且須分別安置。梅先生為此有時須赴上海。嗣戰局南移，京滬緊張，蔣介石總統於三十八年一月廿一日宣布引退，李宗仁代總統決定政府南遷廣州，孫科內閣總辭，何應欽將軍組閣，臺灣省主席由陳誠將軍繼任，教育部由杭立武先生接長，梅先生始卸脫部長虛銜。旋由京轉滬，借住朱經農先生廬所。上海清華先後畢業同學及教職員甚多，曾饋資派代表携煙酒等禮品正式至朱宅慰問；梅先生只收煙酒，謝拒慰問金。筆者造朱府奉謁時，梅先生尚以世亂之秋，學校同仁同學熱心顧念之情，頗感欣慰。

參加聯教組織大會

民國三十七年多，徐州會戰不利，京滬震動，政府自京遷至廣州。教育部長由杭立武先生繼任。梅先生仍留滬辦理海運來華之清華所訂購儀器手續。三十八年三月，杭部長邀請歷任部長會商教育大計，陳雪屏次長時已就任臺灣教育廳長，梅先生乃應邀由滬飛廣州。會後決定者有二事由梅先生負責：一為七月間聯合國文教組織 UNESCO 在巴黎舉行大會，梅先生奉命以首席代表出席；代表尚有李書華、郭有守、陳源、程

其保……諸先生（均在國外）。另一任務乃擬在臺灣籌設國立編譯館，安頓大陸各大學撤退之專門學者，約定梅先生於巴黎會後赴臺主持。在未赴臺灣以前，國立中山大學校長陳可忠先生（清華民國九年畢業，理學博士，原任編譯館館長多年，時正辭中山大學校長）負責；筆者則先已奉命視察臺灣中等教育，並押運全國大學學籍等重要檔案專輪赴臺，亦奉梅先生命辦理籌備事務。其時梅先生長女公子祖彬已先赴美，與夫婿毛文德君會合，梅夫人則偕二外孫暫留香港。梅先生行前，預先與杭部長商討清華基金之保管與運用問題，決定先由梅先生函洽在美之孟治先生。六月十三日梅先生自香港起飛，經西貢、曼谷、加爾各答、開羅、羅馬，十七日趕至巴黎。七月聯教組織大會，經過及決議等，由駐會代表

陳源先生草擬報告，梅先生簽署後寄回，嗣應外交部之聘，擔任聯合國「技術協助會議」之中國代表。在此期間，國內局勢惡化，李代總統宗仁派代表邵力子、張治中、盧郁文等五人，赴北平與中共和談，中共提苛刻條件，迫政府投降，同時大肆軍事攻勢，執政黨蔣介石總裁號召反共，督率部隊抵抗，但京滬、山西、長沙、廣東等地淪陷，西南軍事領袖態度轉變，政府由渝飛遷臺灣，大陸終於全部淪陷。梅先生身在巴黎，心懸祖國，尤以在美之清華留美學生與休假教師，需要繼續撥款供應，乃徵得杭立武部長同意，赴美洽商清華基金之保管及運用辦法。此事對清華甚至對國家影響深遠，當時梅先生固對大局惜無盡力之處，只能就此局部問題作關鍵性之奔走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

袁守成 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、故鄉風物話射洪、教書生涯、金陵開學記、農政憶往、抗戰初期烽火行、川南風雲、做縣長經驗談、主持四川合作事業、國民大會之回憶、司農往事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、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，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